



凤楼梧桐



美国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三十一）

凤楼梧桐

「美国」萧逸

凤楼梧桐

(上、下)

〔美〕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125印张 4插页 399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ISBN 7-80605-875-3/I·763

定价：2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责任编辑: 邓积仓

封面设计: 永生

电脑制作: 许荣



作者(左)与张永生先生合影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菏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第七章 虽非彩凤也通犀

像雨后新晴时七彩霓虹似的烟雾，极快地飘散、弥漫。甘子梧被这突如其来的烟雾，熏得呼吸紧迫，干咳不止。陡然想到尹公公和那美丽天真的叶姑娘。

人在五里雾中是迷乱无助地，突然有一只细腻柔软，如柔荑一样的纤手，紧拉着自己，同时一个清脆得像银铃似的声音，在耳际低低说道：“快点跟我走！”

在慌乱迷惑之中，这甜美而惊悸的声音，似乎具有无比的力量，使得甘子梧乖乖地被她拉着，两人在烟雾中走了几步，那声音又道：“快纵！”

于是他们手拉着手向前跳去。甘子梧和那女孩都不禁有些手忙脚乱，而且还不住地干咳，等到落脚实地之后，周围的烟雾还是很浓，就是勉强睁着眼睛，仍然看不见周遭的事物。

甘子梧被拉着的手，忽然又被紧紧地握起，一股热流从手心传到手臂，又流到他的心底，有着难以形容的温暖和舒适！

此时此地，他三番两度想发问，但同行入匆忙的脚步，和微微的娇喘，使他意识到危机未去，不能随意说话的。

转了一个弯，烟雾渐渐淡了，眼睛也可以看清事物，冷清的寒夜，新月如钩，美丽的星星在眨着眼睛，带着几分寒意的夜风，吹动着苍郁的树叶，发出沙沙的轻响。

甘子梧深长地吸了一口气，心里舒服多了。这时他迫不及待地扭头一看，朦胧的月色下，身边人蛾眉淡扫，一双晶亮的大眼睛，黑暗中像两颗星星。那柔美清丽的脸部轮廓，一看就能认出她是谁来。他不禁脱口惊呼道：“你是谢小莉！……”

谢小莉娇嗔地看了他一眼，好像生气似的，悄悄说：“我的好相公，眼前还危险得很哩！你不要叫好不好！”

她说着话，紧拉着甘子梧的手，不由松了下来，低低的说：“快些跟着我的脚步走，有话到了外面再说。”

谢小莉的脸色显得极为惊慌，一头如云的秀发此刻却是乱蓬蓬的，衣服上也是沾满了灰土。

甘子梧想到尹一波和叶稚凤的安危，脚步一停，忽然不走了。

谢小莉急得直顿脚，说道：“你是怎么搞的嘛，别人急都急死了，你好像一点也不在乎，快走呀！”

甘子梧低头说道：“不。我不能走！”

话说得很坚决，谢小莉却露惊疑之色，急道：“想逃都来不及，怎么忽然又不想走了？”

甘子梧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谢姑娘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尹老公公他们还留在阁楼里，我怎能掉头一走？”

他想到尹公公和那位叶姑娘，恨不得立刻就奔到“冷云轩”去一看究竟。

谢小莉翘了一下小嘴，说道：“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儿嘛，尹老公公和你的那位……难道还会呆在阁楼上呀，恐怕这会子比咱们跑得更快，更远了哩！”

她这时真是急得厉害，就怕甘子梧钻牛角尖，因为眼前时机非常迫切，一等师父追来就惨啦！

甘子梧虽然被她说服了一半，但不见尹一波和叶稚凤的面，

总有些不放心。说道：“你的话虽然不错，我还是想再赶回去看看。”

谢小莉急得眼圈一红，几乎哭了出来，脸上露出乞求的神情，幽幽的说道：“只要一回去就别想再逃走了。我求求你，赶紧跟我走好不好？”

这女孩一向是很冷傲、任性的，今夜不知怎的，她突然变得十分脆弱，觉得眼眶忽然潮湿了起来。

甘子梧迷惑地看到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，闪耀着晶莹的泪光，凄迷的月色，映照在她苍白的脸上，显得分外楚楚动人。

他的脑际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觉得从见面到如今，谢小莉从来没有此刻美丽，也从未像今夜那样，像一个真正的女孩子……。

立刻，甘子梧迷惑了。谢小莉又用哀怨的声音，悻悻地说道：“答应我走吧，好不好？”

甘子梧再也无法抗拒这种要求，一咬牙说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先出去再说。”

谢小莉不觉破涕为笑，柔声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把你说服了。”

她这时心里着实高兴，领着甘子梧钻过了一片草丛，曲曲折折向前走去。

甘子梧先进来时走的是正门，他仿佛记得那是用松枝搭盖的，门上插着两只冒烟的松油火把，对其它一切，并未留意。

此刻，他紧紧随在谢小莉的身后，运目四顾，只见眼前尽是迂回曲折的小路，道路的两旁，都是这精巧古怪的楼台、亭阁。

围绕着这些建筑的，却是一丛一丛的修竹，其中间或矗立着一两座假山。在月色迷朦之中，夜风吹动，那些修竹和花树

随风摇摆，仿佛是无数伸长的鬼臂，看得甘子梧心中顿生寒意。

心里不禁暗暗惊道：“这天魔女柳傲霜，不但武功高不可测，心思也灵巧周密得很，像这般迷宫似的园林，暗中似乎玄机莫测，要叫我一个人逃，还走不出去哩！”

想着不禁暗暗感激谢小莉，不顾生死利害地将自己救了出来。

走了约有一盏热茶的光景，谢小莉忽然在一道高墙之前停住身形。

甘子梧凝神一看，只见这道墙乃是靠山建造的，约有五丈高，墙头上挂着无数从山上伸延而下的野藤，这种长藤的枝叶上，长满着利刺。

谢小莉喘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好啦，咱们眼前总算脱离险地了，越过这道高墙，外面就是一座高山，我把你先送上山再说。”

她说罢一提真气，柳腰轻轻一折，用了一式“凤翔九天”的身法，一阵风似地跃上了墙头。

谢小莉立在墙上，对甘子梧招手说：“快上来吧！”

甘子梧双肩一晃，“飞鸟出林”，纵上了墙头，和谢小莉并排站在一起。

谢小莉手指着耸立在面前的高山，笑道：“越过了这座山，才有道路，你会不会爬山？”

甘子梧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那座险峻的峭壁，光滑如镜，似乎毫无可作攀援借力之处。

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剑眉一蹙，说道：“小时候和妹妹爬山玩，只是没有这么高，也没有这么险峻，让我试试看吧！”

谢小莉回眸一笑，道：“你不必跟我客气，我知道你的功夫很了得，小小一座山岭，还难不倒你。”

她说着娇躯如灵鸟一般，已纵上了那片峭壁。甘子梧不愿

在女孩子面前示弱，于是一提真气，也揉身而上。

两人在悬崖峭壁之上，展开轻身功夫，忽而揉行，忽而纵跳如飞，看着使人惊心动魄。不久，两人已越过了山头。

谢小莉直累得娇喘吁吁，脸色也似乎比先前苍白了些，额角上渗出几点汗珠。她深情地看着甘子梧，见他面不改色，笑道：“你骗人，我不来了……。”

甘子梧见她忽嗔忽喜，不由心神一荡，喃喃地说：“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的爬山本领比我强得多。”

谢小莉听了虽没说话，心里却很舒服，这才回嗔作喜，用手指着山下一条怪石嶙峋的山路，说道：“你看，只要下了山，从这条石子路走去，不远就是官道了，我不能送你啦……。”

说到最后，她的话声有点哽咽，眼圈一红，流下两行清泪。

甘子梧看得心头一凉，说道：“谢姑娘，你这一番相救之恩，甘子梧永远不敢相忘。令师如果发觉了，岂不累你受罪？”

谢小莉仰首痴痴地凝望着挂在天空的明月，似有无限心事，半晌不发一言。

一阵清冷的夜风，吹乱了她的秀发，也吹醒了她迷乱的神智，她抬起纤纤玉手理了一下发丝，神情凄苦地说道：“只要你能平安的逃出来，我已经心满意足啦，至于我自己，受什么苦难，都不会怨恨你的。”

甘子梧原是感情丰富的少年，深深地感到这美丽的女孩，对自己用情很深，想了一阵，诚恳地说道：“谢姑娘，不是我甘子梧劝你背叛师门，令师虽然武功冠绝武林，但为人似乎不大正派，以你目下的一身武功，天下那里去不得，何苦要留恋此地呢？”

他想到谢小莉可能因此受罚，随动了劝她逃走的念头。

谢小莉一双明眸中，透出无比的感激之色，幽幽地说道：

“难得你有这片用心，谢小莉纵死何憾？你不知我们天魔教中的严刑重罚，和师父无情冷酷的手段，凡是门下弟子，只要一入天魔教，这个身子就算不能自主了。”

甘子梧似乎不大明白她的话，脱口说道：“天下那么大，你逃出去躲藏起来，柳傲霜也无法找到你呀？”

谢小莉苦笑着说：“你想得太天真了。任凭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上穷碧空，下落黄泉，都逃不过师父的掌握。因此你的用心虽好，可是我却绝不敢心存此想。”

甘子梧凝视着她那黯然凄迷的美靥，废然长叹了一口气，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，便也低头不再作声。

两人让冷风吹动着衣襟，沐浴在银白的月光下，心头仿佛有千言万语，想要向对方倾诉，但是一个字却也吐露不出。

谢小莉一阵幽长的叹息，打破了两人间沉寂，她忽地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有一句话我闷在心里不舒服，若是说出来，不许你笑我……。”

甘子梧望着她羞红了的双颊，怔怔地问道：“谢姑娘有什么话请尽管说，甘子梧绝不敢存任何耻笑之念。”

谢小莉低垂螭首，羞涩地说道：“你告诉我，和尹大侠在一起的那位姑娘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
甘子梧“哦”了一声，心忖：“原来她误会了。”

于是朗声一笑说道：“不敢相瞒，我事前实在不认识那位叶姑娘，当她和招呼之时，我心里一直在想，也许是她认错人啦，或是小时见过面的。你问这些作甚？”

他哪里懂得女孩子的心里，一句话把谢小莉问得双颊绯红，幽怨地睨了他一眼，嗔道：“你不认识她就算了……。”

一瞬间，谢小莉芳心里充满了喜悦，情不自尽地破涕为笑，笑得像怒放的百合花。

甘子梧仰天一看，天际的月儿渐渐向下移动，知道夜已经深了，脸色变得格外凝重起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夜已经深啦，你该回去了，咱们就此分手吧……。”

谢小莉刚刚展露的笑容，像昙花一现，脸上又罩上了一片惨雾愁云。默默叹道：“我知道你归心似箭，而且也知今夜一别，不知那年那月再见。以前我常听人说‘生离死别’，但没有体会出真正的意思来，可是如今……。”

甘子梧不忍听她那比啼哭更悲伤的倾诉，说道：“你体会到什么啦？”

谢小莉幽幽一叹，接道：“别人都说‘生离’总比‘死别’要好些，但是据我看来，再见无期的‘生离’，还不是和‘死别’一样吗？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已是泣不成声，哭得仿佛一株带雨的梨花，使人心碎。

甘子梧不由鼻中一酸，也差点流下泪来，但当他想到男儿之泪，岂可轻弹，于是强装做笑脸说道：“谢姑娘不可说这种不祥之语，天下虽大，人总是要碰头的，甘子梧自问不是薄情之人，你的一片好意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绝不会忘记就是。”

谢小莉忽然止住哭泣，掏出一方手帕，擦着眼泪，勉强笑道：“瞧我多傻，尽说些痴言痴语，你走吧！只要你不变心，日后我会去找你的……。”

甘子梧双足一顿，低说了一声“珍重！”立如一道轻烟似的，向山下直奔而去。

谢小莉痴痴地立在山顶，一动也不动，像一尊美丽的石像，目送着甘子梧的身影，消失在月华如水的山谷之间。

沅江下游的黄昏，暮色苍茫中，有一个洒脱、俊美的少年，

沿着蜿蜒而下的堤岸，踽踽而行。

他那美玉般的脸上，罩着一层雾一样的轻愁，踟蹰在沙石铺成的长堤上。江面上闪映着落日余晖，碧绿的江水，一刹那闪出绚丽的红晕，微风吹动了波浪，江水起伏不定的浪花，宛如万条金蛇在舞动。

沉江的薄暮，真是美极了！美得可以入诗入画。这孤独的少年，正是离家出走的叶飞桐。他的心情是沉重的，因为他要找的两位姑娘，至今杳如黄鹤……

妹妹突然随着甘凤怡出走，这真是一个迷，多么复杂的一个迷！而且听父亲和叔父说，甘、叶两家的仇恨比海还深，要结合是万万办不到的……。

叶飞桐想到伤感困惑之处，不觉停足不走。心底泛上了一片无涯的寂寞。

他怔立堤上，远望着江上落日的余晖，和迷朦的烟雾，不禁触景生情，脱口吟道：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……。”

不料他正在被复杂、微妙的感情困扰之际，突然自江面上驶来一艘渡船。

由于风不大，那艘渡船行走得不算太快，船上挂着几盏灯笼，倒有江上渔火的情调。

他痴呆呆地注视着那只船，不知这种情调给他带来的是悲伤，还是美感。陡然那渡船上有人在咆哮，一个异常熟悉而阴沉的声音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畜生，要死不活地摇桨，照这样子走要几时才到‘松竹观’，耽误了真人的大事，我不宰了你才怪哩！”

叶飞桐入耳惊心，急忙运目向船上看去，不料他触目之下，顿时脸色大变。

只见一个瘦长老道，羽衣星冠，苍茫的暮色中，距离虽远，仍能看出那种阴鸷凶恶的脸孔。

叶飞桐脱口说道：“这厮不是玄真派余孽玄机子吗？一掌之仇，至今未报，今日冤家路窄，我岂能放过这个良机？”

想至此处热血一阵沸腾，伸手撩起衣襟，取出长剑。

长剑在手，叶飞桐忽地转念一想：“这个恶道武功高强，上次我败在他的手下，今夜如果他再有帮手，我这个亏又算吃定啦！”

想念之下，不由有些泄气，他在闪电之前，心情矛盾交战。突然豪气一振，放声叫道：“恶道玄机子，你还认得我叶飞桐吗？”

清朗的声音，划入长空，荡至江面，一瞬间引起几阵奔雷般的回响：

“恶道玄机子……”

“恶道玄机子……”

“你还认得我叶飞桐么……”

“你还认得我叶飞桐么……”

回声四起，江上荡然，惊得几只水鸟振翼直飞……。

蓦地，微波荡漾的江上，飞起了一条人影，宽大的道袍迎风一涨，宛如一头大鸟，直冲天际。

叶飞桐惊悸地仰头一看，只见那条人影用的乃是一式“海燕掠波”的身法，凌空旋转如轮，直向岸上扑来。

闪电般的一瞬间，那条人影已飘落在地，朝叶飞桐阴笑着看了看，不屑地说道：“真人以为是谁哩？原来是你这小子！那夜在思悲寺中，不是我一念之慈，你的小命早就送掉啦！你的胆子真大，遇到我不知回避，居然敢于向真人挑战，大约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这道人果然是玄机子，他自从离开“思悲寺”，一直想死灰

复燃，重振玄真派。此番驾舟急行，正在酝酿一场阴谋，掀起一场武林大乱。

叶飞桐血气方刚，被他出言讥讽，怒气难平，一按剑鞘绷簧呛的一声，长剑脱鞘而出。昏黯中宛如一泓寒水，泛人肌肤，刺人眼目。

他手持宝剑冷笑道：“玄机子，你一个玄真余孽，江湖上的漏网之鱼，那夜相公一时失手，落了下风，今夜你休想再占便宜！”

说着话足踩七星，蓄势待动，玄机子阴森森地一笑，伸手打肩头撒下铁拂尘，说道：“好吧！你既然想死，那还不容易，贫道一定让你称心如愿！”

话方说完，只见玄机子倏地把手中铁拂尘向上一抖，但听“叭”的一声，尘丝散开，黑暗中火花乱溅，宛如火树开花。

玄机子身形向下一矮，一双深陷的双瞳，目不转睛地盯在叶飞桐身上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上次我答应你二十五招之内不败，就让你逃生，今晚还是老法子，只要你能够接得下本真人二十五招，仍然免你一死，快出招吧！”

叶飞桐见他让自己先发招，很是高兴。一声不响地足踩七星步，用的是“移星换斗”之式，向前欺身直进。

跟着掌中剑向后一领，陡然振腕一甩，剑尖化成无数银虹，改用一招“落英缤纷”，向玄机子“志堂”、“气海”、“乳根”三大要穴刺去。

这一招乃是由“金鸡点头”，演化而成，威力大为增强，又快又狠。

叶飞桐上次在“思悲寺”吃过恶道的大亏，这次有了前车之鉴，一起手就用家传绝学“落英剑法”。

玄机子见他一领剑，还以为叶飞桐又要用老招，鼻中冷哼

一声，猛然凹腹吸胸向后一挫身。

老道上次退得慢了，额上被叶飞桐的剑刃，削去了一截不算短的山羊胡须，到如今还没有长全。

有了这个教训，恶道这次运足真气，往后闪得更快，不料黑暗中寒光乱闪，耀眼生辉，额下一寒，丝的一声，又吃叶飞桐锋利的剑刃，削去了一截须尾。

顷刻，玄机子既惊又怒，对叶飞桐更加恨之入骨，怒啸一声，一抖铁拂尘，欺身直进。

他在盛怒之下，再不留情，出手就用震慑江湖的“天魔八杖”中第三招“风云乍动”，铁拂尘挟着一股奇大的劲力，直向叶飞桐胸腹扫来。

叶飞桐闪身撤剑，慢了一步，两般兵刃撞在一起，铁拂尘刚柔并济，卷住了叶飞桐的剑身。

玄机子功行右掌，直透尘柄，陡然振腕一甩，大声喝道：“撒手！”

叶飞桐临危不乱，一提真气，马步加桩，吐气开声地猛力往回抽剑，沉声说道：“未必！”

两般兵刃立时又呛啷一声脆响，分了开来。叶飞桐功力不及道人深厚，剑虽然抽了出来，口中却闷哼一声，踉跄向前冲出三步，一时右腕酸麻，疼痛难当。

他再度体会到玄机子惊人的臂力，不禁心神一惊，不知如何发招。

不料他正在发怔，道人厉害无比的“天魔八杖”又到，昏沉的暮色中，玄机子宽大的黑色道袍，迎风飘舞，似佛一只恐怖的怪鸟，自空飞坠。

但见铁拂尘化作万只利针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“举火烧天”，向叶飞桐咽喉、锁骨、左、右肩诸穴密攻而来，口中怪声